

俠

骨

丹

心

下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# 侠骨丹心(下)

(香港)

梁羽生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侠骨丹心 下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60)

ISBN 7-80521-649-5

I . 侠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 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 
花城出版社 出版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x1168 毫米 32 开 28 印张 676 千字

2000年3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 (上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## 第二十七回 洞房一语惊迷梦 花烛今宵隐杀机

史白都“哼”了一声，板起面孔说道：“谁和你开玩笑？爹娘已死，你的婚事就该由我作主！”

史红英怒道：“我可不能让你摆布！我不嫁厉南星！”

史白都冷笑道：“你不嫁姓厉的也成，那就嫁给帅孟雄吧。不错，做一个将军夫人也许好过做教主夫人。”

史红英怒极气极，反而冷静下来，说道：“哥哥，你是不是要把我迫死？”

史白都道：“是呀，我知道你十分讨厌帅孟雄，所以才让你嫁给你喜欢的厉南星。你不是曾经舍命护过他的么？”

史红英冷笑道：“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在你的心目之中，大约以为男女之间是只能做夫妻不能做朋友的了？”

史白都道：“不管你是喜欢厉南星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总之只有两条路给你选择，要嘛嫁给厉南星，要嘛嫁给帅孟雄！第三个人绝对不行！”

史红英冷笑道：“我明白你的居心了，你知道了厉南星是天魔教教主的儿子，你是想利用我来骗取他的百毒真经！”

史白都心里暗笑：“百毒真经固然也是我想要的，但还有更紧要的你还未知道呢！我的神机妙算，你只是猜着了一点儿！”心里暗笑，却装作给她说中的样子，笑道：“你是我养大的，我把你许配给人，我总应该得点好处。但嫁给厉南星也并不委屈你呀！他年纪与你登对，比起帅孟雄来是年轻漂亮多了。他的武功也很不弱，将来我还可以扶他做天魔教的教主。”

史红英面色涨红，说道：“你把我当作什么？哼你是把我当作可以交换的货物吗？”

史白都道：“我是为你好。为你着想：你嫁给姓厉这小子总胜于嫁给帅孟雄。”

史白都暗自在打如意算盘，哪知史红英也在心中盘算，目前形势，她若是不从哥哥之命，那就非得硬拼不可。“厉南星不知是何用心，但他总是金逐流的朋友，目前我孤立无援，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和我商量也未尝不好。最少厉南星不至于像我哥哥一样蛮不讲理。”史红英心想。

史白都见妹妹低头不语，只道她已回心转意，便道：“你搞清楚了吧？我看你还是答应的好！”

史红英装作赌气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要从我的婚姻取得好处，我还能不让你摆布吗？好，从今之后我算是报答了你的养育之恩，你也别指望我再把你当作哥哥了！”

史白都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妹妹不必说得这样绝情，咱们兄妹总是兄妹，这桩婚事，对双方都有好处。厉南星对你一片痴心，他决不会亏待你的。嫁了之后，你得到幸福，就知道感激你的哥哥啦！”

史白都“大功告成”，满心欢喜的出去与他的手下三大香主商量，董十三娘尚未回来。

青符道人道：“就只怕金逐流这小子来捣乱。”

史白都道：“我却只怕他不来。他肯来自投罗网，岂不更妙！”

圆海和尚道：“但这小子神出鬼没，只怕捉不住他，倒是要多些小心的好。”

史白都笑道：“捉不住他也有捉不住的好处，你们想过这一层么？”

圆海抓抓光头，说道：“这我就不懂了，请帮主指教。”

史白都道：“金逐流这小子若是看到红英和他的好友洞房花烛，你想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？”

焦磊笑道：“我懂了，这么一来，他们好朋友就要变作仇人啦。”

圆海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哦，原来这是离间之计。帮主的神机妙算确非常人所及。”

史白都道：“但咱们也还是要有防备，只能让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不能让他和红英见面。”

三个香主齐声说道：“这个当然。帮主准备怎样布置，我们听帮主分派。”

圆海又道：“可惜董十三娘没有回来，不知她和帮主说亲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焦磊笑道：“那是准能成功的。咱们过几天再喝帮主的喜酒，不是更热闹吗？”

史白都哈哈笑道：“但愿如此。依我推算，董十三娘最迟明天也该回来了。目前最紧要的还是怎样对付金逐流，我的事情倒不必你们着急？”

青符道人凑趣道：“当然，当然。帮主是成竹在胸，这杯喜酒迟早总是有得喝的。”当下各自散去，按照史白都的吩咐布置——“安排香饵钓金鳌”！

就在史白都他们患得患失，既怕金逐流来又怕金逐流不来的时候，金逐流和陈光照、石霞姑三人到了扬州。

这日正是史白都所安排的，史红英和厉南星成婚的日子。

金逐流按照原定的计划，先到丐帮分舵拜访，扬州的丐帮舵主名唤李茂，也是曾经在江海天家里见过金逐流的。

李茂一见了金逐流就道：“金大侠，你来得真是巧极了！你那位姓厉的朋友就正是今天作六合帮的娇客！”

金逐流吃了一惊道：“厉南星与史白都的妹子就在今天成

亲？怎的这样快！”

李茂道：“我们有人在六合帮卧底，听说你那位朋友是昨晚才到的，史白都立即就答应了婚事。连夜发帖请客，结彩张灯，六合帮人多势大，诸事咄嗟立办，这桩事事虽是来得仓卒，但却毫不草率。今天一早，都已备办好了。看样子不像是假的。”

金逐流忐忑不安，暗自思量：“这事定然是个骗局。不过，万一是真的话，我带了许多人去闹洞房，岂不坏了厉大哥的好事？不如我单独前往，见机而为。”

当下金逐流把自己的主意和陈光照、石霞姑等人说了，大家也都同意了他的安排。即是让金逐流先去打听虚实，丐帮的人也作好了接应的准备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厉南星这日得偿心愿，喜气洋洋，但在拜堂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件出他意外的事。新娘子是用罗帕蒙头的面貌看不见；但看这新娘子的体态，却不像是史红英。

依照婚礼风俗，新娘是要进了洞房之后，才能揭开新娘的“蒙头”的。是以厉南星虽有所疑，却也不敢造次。

厉南星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好不容易等到天黑，进入洞房。只见红烛高烧，珠帘半卷，新娘子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，可不正是史红英？照风俗是要新郎替新娘子揭开罗帕的，但坐在床上的这个“新娘子”史红英却根本就没有蒙头！穿戴也不像新娘子的模样。

厉南星一相情愿，一看见在新房中的是史红英，心中已是极为欢喜。他松了口气，想道：“我还以为是史白都骗我，来个掉包之计呢，倒是我的多疑了。”

当然厉南星也不能不有点猜疑：“红英为何这样打扮，并不像个新娘？”但他自己又给自己解开：“是了，红英本来就是个出尘绝俗与众不同的女子，她和我早就相识，早就意合情

投，又何必蒙上那令人气闷的捞什子？新娘子都是打扮得十分俗气的，她用本来面目见我，岂不更好？”

厉南星想得如意，忍不着心中的喜悦，上前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想不到咱们会有今天。红英，你那次救了我的性命，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？”

史红英道：“你是金逐流的朋友，我救你是应该的。”

厉南星还听不出话中之意，说道：“是呀，逐流是你我共同的朋友。可惜他今天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红英，你可知道我是如何爱慕你吗？我的心事还未曾向你倾吐呢？但现在也不用我再多说了，我是太高兴了！我只想我的朋友都能为我高兴！”

史红英忽地低声说道：“你看看外面有没有人？”

厉南星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帮中的弟兄大约不会开这种无聊的玩笑的。”他只见史红英怕有人偷听洞房。

史红英正容道：“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你快去看，看仔细些！”

厉南星出去一看，只见星河耿耿，明月在天。外间笙歌未歇，犹自隐隐可闻。但却看不到人的影子，也听不到可疑的声音。庭院深深，内外隔断。厉南星心想：“六合帮的帮规甚严，外面的闲人想来也决不敢闯进内院。”

厉南星回来随手关上房门，笑道：“你可以放心了，并没有人偷听洞房。时候不早，你……”

厉南星是想请史红英卸装，话犹未了，只见史红英把袖一挥，说道：“我不是怕有人偷听洞房，今晚也并非洞房花烛。你坐下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厉南星吃了一惊，看了看史红英，一副凛然的神态，不像是开他玩笑，厉南星满腹疑云，坐了下来，讷讷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咱们不是已经交拜了天地么？”

史红英道：“今天和你拜堂的是我的丫鬟。”

厉南星更是吃惊，说道：“为什么？你、你不愿意嫁我？”

史红英道：“我先问你，你以为今天办的是喜事么？”

厉南星道：“难道会是祸事？”

史红英道：“不错。除非你愿意做我哥哥的爪牙，否则对你就是杀身之祸！”

厉南星笑道：“原来你担心这个，你的哥哥已经亲口答应了我，今后改邪归正，还想参加义军，请我给他疏通呢。倘若不是这样，我也不敢在六合帮中跟你成亲。嗯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，不是我跟你的哥哥同流合污，而是你的哥哥悔改前非，与我合流了。”

史红英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事比我设想的更坏。看来我的哥哥不仅是想骗取你的百毒真经，还有更大的阴谋在内。”

厉南星半信半疑，道：“你不相信你的哥哥？”

史红英道：“昨晚他也和我说了一些话，我说给你听。”

厉南星听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他是一直没有放弃把你嫁给帅孟雄的念头，只因你不依从，才无可奈何答应了你的婚事。”

史红英道：“一点不错。”

厉南星道：“那么他与帅孟雄一直没有断绝往来？”说到这里，已知不妙，声音都颤抖了。

史红英道：“岂只与帅孟雄还有往来，和萨福鼎也是一直暗通消息。新任的御林军副统领，萨福鼎手下的第一位红人水道庄前天才从京中来到，现在还住在这儿。不过，他知道你认识他，故而避不见你罢了！”

厉南星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说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的哥哥是完全骗我的了！”

史红英道：“当然是个骗局！我和他做了二十年兄妹，难

道还不知道他的为人？”

厉南星道：“那怎么办？嗯，红英，咱们一同逃走了吧！”

史红英道：“我的哥哥不会没有防备的，尤其是在今晚，高手云集，更跑不掉。”

厉南星道：“那么依你之见……”

史红英道：“留下来将计就计！”

厉南星心头怦然跳动，暗自思思：“对，留下来先做了夫妻再说，莫辜负今宵花烛。”但这话他当然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只能问道：“如何将计就计？”

史红英道：“咱们假意做一对好夫妻，让哥哥不起疑心。找到一个好机会，咱们就联手制伏他。帮中四大香主是他心腹，但下面的弟兄却有许多是不值他的所为的，对他勾结朝中权贵之事尤其不满，只要咱们制伏了他，我想帮众绝大多数会拥护咱们。我倒不是希罕做一个帮主，但六合帮毕竟是个大帮，若能为我所用，变作义军的友人，岂不是有大大的好处？厉大哥，你可愿意与我戮力同心。”

厉南星道：“姑娘胆识过人，不愧女中豪杰。我是佩服得很，一切愿听你的调度。只是你有一句话我却听不大懂，这、这……”

厉南星不懂的是何以史红英只要与他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假夫妻？这假夫妻又是如何做法？他满腹疑云，因此在说话之时，已不敢以丈夫自居，口称“姑娘”，对史红英客客气气的了。

史红英缓缓说道：“你是金逐流的好朋友，我想你会体谅我的。在这个房间里咱们是朋友，出了这个房间，你我才是夫妻。咱们问心无愧，金逐流知道了，我想他也会原谅我们的。”

这几句话一说，恍如给厉南星浇了一盆冷水，厉南星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想道：“怪不得逐流不肯与我同来，怪不得我

把心事告诉他时，他是那样的神气；怪不得红英要她的丫头代她拜堂？唉，逐流倒是想成全我的，我却是太对不住他了！”

厉南星是个热情而容易激动的人，想至此处，不禁捶头叫道：“我好糊涂，我早就应该知道你们是一对情人的了！我一定要把逐流找回来，告诉他，他才是你真正所爱的人！”

史红英轻轻一嘘，说道：“低声点儿，这个时候，哪里去找金逐流？你若沉不住气，只怕自己先要被人捉了。”

史红英哪里知道，金逐流已经来过，又悄悄走了。但也还没有走出这个圈子。

金逐流匿在后窗偷听，他已经看见了新房里的史红英，也已经听见了厉南星那番情意绵绵的表白。可是他却没有听见史红英后来的言语。在厉南星出来察视外面有没有人的时候，他就悄悄地走了。

正因为他没有听见史红英后来的说话，以致多了许多误会。他黯然神伤的悄悄离开，暗自思量：“原来红英喜欢的人真的是厉大哥，否则她怎会甘愿的拜堂成亲？而看这情形，史白都也好似当真是愿意把妹子嫁给厉大哥的了。否则外面何以全无埋伏？”金逐流来的时候已经看过新房外面无人偷听。但他却不知道。日间与厉南星拜堂成亲的只是史红英的丫头。

金逐流正自黯然神伤，想要回去，忽地心念一动，想道：“不对，红英若是没有疑心，她不会叫厉大哥出来看的。她也一定是看出了这个骗局，才会起了疑心。如今真相未明，我怎能就离开此地？”

心念未已，忽见一条黑影向新房那边跑去，金逐流吃了一惊：“这妖妇回来了！”他是自小练过暗器的，目力极佳，淡月疏星之下认出了这女人正是董十三娘。她回来不打紧，但因她是知道金逐流的行踪的，她一回来，当然会把金逐流要到扬州的消息告诉史白都。

金逐流想道：“我反正是豁出去了，但这婆娘诡计多端，不知她是不是要算计厉大哥和红英？这可不能不防！”

金逐流提一口气，展开绝顶轻功，跟在董十三娘后面。不料他脚尖刚一着地，忽觉泥土松浮，原来脚下正是一个陷阱。

轰的一声，一块大石头当头压下。好个金逐流，在这电光火石之间，早已是一个“魁星踢斗”，身子悬空，一个鹞子翻身，双足就打横踢出，撑住了陷阱的土壁。石头落下，给他轻轻一带，使出了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巧劲，把那块大石按到另一侧边，趁着石头未曾坠下的那一瞬间，掌心一按，身子拔起，出了陷阱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董十三娘的长鞭已是旋风一般地卷到，阴恻恻地说道：“姓金的小子，我等你多时了！”与此同时，另一个人也从花树丛中跳出，呼呼的一掌向金逐流打来，哈哈笑道：“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金逐流，想不到在这里又见到了你！”这个人不是别个，正是金逐流的死对头文道庄。

金逐流刚刚跳出陷阱，脚步未曾站稳，给文道庄掌力一推，身不由己的向前倾侧；董十三娘一招“回风扫柳”，长鞭疾扫过来。金逐流叫道：“哎哟，不好了！”扑通跌倒，顺热就抓着鞭梢，在地上一个“懒驴打滚”，避开了文道庄的一掌，却把董十三娘扯了进来。

文道庄第三掌正要打出，慌忙收回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金逐流已是拔剑出鞘，割断了缠着他左腕的一段软鞭，跳将起来，闪电般向着董十三娘就是一剑。哈哈笑道：“幸好没有给你打伤。”

董十三娘气得柳眉倒竖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胆敢戏耍老娘？”挥鞭迎击，一招之中，藏着圈、点、缠、扫四路鞭法，本是董十三娘十分得意的一招绝技，哪知因为她的软鞭给金逐流割断了一截，使起来恰好差了那么一点，未能打着金逐流。

金逐流剑法何等迅捷，董十三娘一击不中，他已是欺到了她身前，剑光闪处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董十三娘身上的罗衣，已是给他挑开，露出了粉红色的肚兜，雪白的肌肤隐约可见。这还是董十三娘躲闪得快，否则这一剑已是穿心剖腹之灾。

文道庄喝道：“好小子休得逞强！”双掌齐出，运足了功力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。金逐流识得厉害，放过了董十三娘，反手一剑，刺文道庄的虎口。文道庄震歪了金逐流的剑点，换掌再击。金逐流笑道：“你的三象神功，又能奈我何哉？”顺着他的掌势，恍如柳絮随风的一飘一闪，倏地就绕到了文道庄的背后，运剑刺他的“大椎穴”。黑夜之中，认穴竟是不差毫厘。

文道庄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相隔不过一月，这小子的功力竟是又长进了！”连忙一个躬身，转过一边，反手一掌，化解金逐流的招数。董十三娘的软鞭也打了到来，合二人之力，这才挡住了金逐流的攻势，稍稍占得了一点上风。

金逐流在园子里和文、董二人打得难分难解，高呼酣斗之声远远的传到了新房。史红英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咦，好像是有人在外面厮杀，厉大哥，你去看看！”

厉南星说道：“好像是逐流的声音，难道我是作梦？”正要提剑出去，忽听得轨轨声响，墙壁上突然现出一道暗门，史白都像鬼魅似地跳了出来，冷笑着说道：“不用去了，金逐流已经给抓起来啦。”

厉南星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慌忙迎敌，史白都一掌将他震退，跨步向前，五指如钩，朝着他的琵琶骨抓下。史红英一指点出，点着他的“风府穴”。史白都有闭穴的功夫，不怕妹妹点穴，但给她点着了穴道，也不禁微感酸麻，劲力一松，抓着了厉南星的肩头，却未能捏碎他的琵琶骨，就给厉南星脱出去了。

史红英叫道：“快拿宝剑！”原来那柄玄铁宝剑本是厉南星

随身佩戴的，只因在进了洞房之后，觉得佩剑不便于夫妻并坐谈情，这才把宝剑解了下来，挂在墙上的。

。 厉南星得她提醒，挣脱了史白都的掌握，慌忙一个箭步上前，把玄铁宝剑摘了下来。史白都本来也想抢这宝剑的，却给厉南星快了一步。

。 史白都气极怒极，冷笑说道：“真是我的好妹子，竟然做出这笔无耻的勾当，和外人合谋来算计哥哥！”冷笑声中，一个反手擒拿，就向史红英抓去。左掌又向厉南星击出。

； 厉南星微一侧身，避开了史白都的掌力，喝道：“看剑！”寒光一闪，宝剑已是出鞘！

史白都当然识得玄铁宝剑的厉害，自忖单掌之力，决计抵挡不了，只好把抓向史红英的右手缩了回来，双掌齐推，这才荡开了重达百斤的玄铁宝剑。

厉南星叫道：“史姑娘，你先出去！”运足了气力，宝剑抡圆，向史白都连劈三剑。史白都只怕劈空掌力抵挡不住，抓起了一张桌子招架，“蓬”的一声，桌子受了两剑，劈成了四块。跟在妹妹身后，史白都也跳出去了。

史红英此时脚尖刚刚着地，脚步还未站稳，忽觉劲风飒然，一条软鞭从角落里突然向她打来。原来是董十三娘赶回来向史白都报信，恰好就在她跳出窗子的时候碰上了。

史红英冷不及防，着了一鞭。气道：“董十三娘，你也敢来欺我！”解下了缠腰的银丝鞭，回鞭还击。两人都是使鞭的能手，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路数。鞭风呼响之中，双鞭缠在一起。

董十三娘笑道：“红英，你可休要怪我，谁叫你背叛你的哥哥，我也只好得罪你了！”

史红英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不好，这贼婆娘是要缠上了我，我可不能中她的计。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觉一股大力推来，史红英不由自己地打了一个盘旋，原来史白都已经到了她的背后，发出了推磨掌力，迫得她团团乱转。推磨掌力，互相牵引，其力不足伤人，但却能使对方的身体失却重心，跟着自己的掌力旋转。

厉南星劈烂了桌子，一个跟着一个的也跳了出来。可是这一次却给史白都快了一步，厉南星正自一剑刺出，史白都已经把妹妹抓了起来，一个旋风急舞，把史红英的身体迎着厉南星的宝剑，喝道：“你刺！”厉南星慌忙缩手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哪有这样欺侮自己的妹妹的，你简直不是人！”

史白都冷笑道：“我好意把妹妹许配与你，你们却串通了来谋害我，还要我手下留情么？”

厉南星大怒道：“谁要你手下留情，放下红英，我和你单打独斗！”

史白都纵声笑道：“你以为我真就怕了你的玄铁宝剑不成？”

振臂一抛，把史红英抛给了董十三娘，说道：“好好给我看管这个贱人，待我拿了这小子，一并发落！”

厉南星刚要跑去抢人，只听得金刃劈风之声，史白都已是拔剑出鞘，拦住他的去路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这宝剑也该物归原主了！”

厉南星冷冷说道：“有本领你就拿去！”抡起玄铁宝剑，当头劈下。史白都使了一招“举火燎天”，青钢剑搭着他的剑脊，双剑相交，一翻一绞。厉南星虎口发热，玄铁宝剑险险脱手。情急之下，拼着豁了性命，大吼一声，连人带剑，猛压过去。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。火花飞溅，史白都的青钢剑损了一个缺口，却没有给他折断。

厉南星脚步一踉跄，斜窜三步。史白都跟踪急上，喝道：“玄铁宝剑，又能奈我何哉？”厉南星反手一剑，使出了“醉八

原书缺页

# 原书缺页